

試論複合趨向補語中插入賓語的形式*

金鐘讚**

◁ 目次 ▷

- | | |
|--------------------|----------------|
| I. 序言 | V. 述補結構帶上“了” |
| II. 複合趨向補語諸說 | VI. 層次分析與“來、去” |
| III. 輕聲在語法結構分析中的作用 | VII. 結論 |
| IV. “V出…來”格式的性質 | |
-

I. 序言

複合趨向補語與賓語的次序問題，一般認為有三種形式，即①複合趨向補語+賓語；②賓語+複合趨向補語；③賓語夾在複合趨向補語中間。這種意見一直為語法學界所接受。但最近林燾、房玉清等先生提出了不同見解，認為③的分析是不合理的。

複合趨向補語“出來”、“起來”等實際上是一個詞，做補語，而“拿出一本書來”中的“出…來”是一個詞，還是複合趨向補語？認為這是複合趨向補語中插入賓語的形式，雖不失為一種也還說得過去的解釋，但如同林燾先生所說「我們不能在主語中間插上賓語，賓語中間插上主語。」，我們很難接受賓語能插在補語中間的說法。如果我們能提出適當的理由來證明“拿出一本書來”中的“出”不跟“來”發生直接關係，那麼複合趨向補語插入賓語問題也就可以順利解決了。

本文首先考察諸家對複合趨向補語與賓語次序的看法，然後評論林燾、房玉清等先生的新見解。最後提出我們對複合趨向補語插入賓語的意見。

* 이 논문은 2003년도 안동대학교 학술연구지원사업에 의하여 연구되었음.

** 安東大學校 中文科 教授

II. 複合趨向補語諸說

趙元任先生¹⁾說：

(3.5)起來。拾起來。捆起來。

作為趨向補語，可以有可分式：“舉不起來”；可以分開：“舉起手來”，因而跟表開始態的後綴“起來”有分別(4.4.5(4))

趙元任先生特別提到“起來”，認為“起來”除了作為複合趨向補語之外，也是一個表動態的後綴，表示動作的開始。趙元任先生認為，兩者最大的不同是複合趨向補語中間可插入賓語，例如：“舉起手來”。對於複合趨向補語分開的用法，語法學界一般都認同趙先生的意見。劉月華、潘文娛、故韡先生²⁾說：

(3)如果可能補語是由複合趨向補語構成的，賓語多位於複合趨向補語的中間。例如：

①他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②他的思想總是轉不過彎來。

賓語有時也可以放在複合趨向補語之後。例如：

③這個包太小，裝不進去一本雜誌。

以上我們考察了所謂複合趨向補語中插入賓語的情形。我們可以說“他拿出一本書”，也可以說“他拿出一本書來”，也可以說“他拿一本書出來”。類似的例子還有：

我拿得出來一本書。

我拿得出一本書來。

“我拿出來一本書”、“我拿得出來一本書”可以轉換成“我拿出一本書來”、“我拿得出一本書來”。這種現象使得人們認為補語中可以插入賓語。

一般賓語出現在由“來、去”充當補語的述補結構後邊，但處所賓語跟一般賓語不一樣，要插在述補之間。例如：

1) 參見趙元任先生著《漢語口語語法》，第214頁，商務印書館，2001，4。

2) 參見劉月華、潘文娛、故韡先生著《實用現代漢語語法》，第588頁，商務印書館，2001，5。

送圖書館來/*送來圖書館

寄韓國來/*寄來韓國

而帶有複合趨向補語的述補結構，處所賓語插在複合趨向補語中間。例如：

走進房間裏來/*走進來房間裏

因此，主張“進來”是複合趨向補語的人認為處所賓語只能插入補語中間。這樣分析的問題在於：複合趨向補語“進來、進去、上來、上去、回來、回去”等是不是詞。如果不是詞的話問題不大，但如果是詞，則問題變複雜了。

一個詞可以分開來用的例子是有的，但分開來用已經不再是一個詞了。複合趨向補語如果分開來用，也不應該是個詞。林燾先生對傳統分析提出了質疑。他³⁾說：

比較麻煩的是賓語插在“出來、進去”中間的格式。“拿出一本書來”的“出”和“來”都輕讀，按照語音格式來看，似乎應該算是趨向補語，但是問題出在它們中間插進了一個賓語。補語在句子裏是作為一個成分存在的，一個成分的前後不管放上其他什麼成分按理說都沒有問題，但是在一個成分中間插上其他成分就很難說得通。（例如我們不能在主語中間插上賓語，賓語中間插上主語。）只就這一點來看，我們就有理由懷疑“出……來”不是一個成分。我們再看這種句子變成可能補語時的語音現象：

我拿·出一本書·來。

我拿·得出一本書·來。

一般的雙音趨向補語在變成可能補語後，兩個音節都不再輕讀，可是這裏的“·來”仍然輕讀。因此我們更有可能認為只有“·出”才是趨向補語，“·來”不是。……實際上這種“·來”、“·去”的性質已經接近于語氣詞，把它們算做一種特殊的語氣詞，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林先生不贊同傳統的說法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一個成分中間插入其他成分是不合理的，二是趨向補語變成可能補語時兩個音節都不再輕讀，但“來、去”這時仍讀成輕聲。我們認為林先生的意見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們覺得僅憑這兩個理由來還不能否定傳統的看法。

3) 參見林燾先生著《語音探索集稿》，第5頁，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0，8。

III. 輕聲在語法結構分析中的作用

“跑到學校”、“住在北京”這種類型，有兩種分析法。一為“跑到+到學校”、“住在北京”，一為“跑到+學校”、“住在+北京”。如果我們只從結構上看，這兩種分析法都可以。主張分析為前者的有屈承熹⁴⁾、趙杰⁵⁾等先生。但這種說法并未被廣泛的接受。例如，葉軍先生⁶⁾說：

①“V有”與“V到、V在”的相同點是：“有、到、在”都輕讀，“V有、V到、V在”後都必須帶賓語。“V有”與“V到、V在”的不同在於，“V有”的賓語是事物名詞而“V到、V在”的賓語是處所名詞。

葉軍先生主張分析為“跑到+城裏”、“住在+北京”。單音節的動詞和後面的介詞在語音形式上結合得比較緊密。如果我們單從語音形式上分析的話，後者的見解是有道理的。葉軍先生把“跑到城裏”、“住在北京”中的“跑到”、“住在”看成一個結構，是與這裏的“在、到”都輕讀有一定的關係。這裏的“在、到”都可輕讀⁷⁾，輕讀字一般都跟着前面的字一起構成讀音單位，而且介賓結構中介詞是不念輕聲的。例如：“住在北京”的“在”是輕讀，而在“在北京住”中的“在”不能念輕聲。如果我們把輕聲這一條件也考慮進去，則我們可以說“跑到+學校”、“住在+北京”這種分析要合理一些。這“跑到”、“住在”是讀音的一個節落，再者這裏的“到”都可輕讀。因此，我們推測“到”、“在”已經跟它們前面的動詞構成一個結構了。現在依據這種觀點看一下下面的例子。例如：

①很客氣地把陳求堅帶到總經理接待室。（《慾望手槍》p.372）

②朱總經理把陳求堅送到廠門口。（《慾望手槍》p.373）

這些句子的句末加上了“來、去”不影響句子的基本意義，語法分析也不一定

4) 參見屈承熹先生著《簡易華語語法》，第43頁，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9。

5) 參見趙杰先生編著《漢語語言學》，第271頁，朝華出版社，2001，10。

6) 參見葉軍先生著《漢語語句韻律的語法功能》，第76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3。

7) 參見林熹先生著《語音探索集稿》，第37頁，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0，8。

因此有了變化。例如“帶到總經理接待室”中的“帶到”是述補結構，“帶到總經理接待室來”的“帶到”還是述補結構。換言之，不管“帶到總經理接待室”後面是否出現“來或去”，“帶到”還是同一個結構。再來看下面的例子：

- ① 原來，市局防暴隊副隊長肖立斌帶着隊員謝明搜索到這家商店來了。（《黑欲》p.107）
- ② 然而梔子已經沉浸到她那悲壯的選擇裏去了。（《情殤》Ap.233）

對於以上這些例子，傳統的說法將這裏的“V到…來”、“V到…去”分析成“動詞+介賓結構+動詞”。但這幾個句子中的“到”與“來、去”都讀輕聲。輕讀的“到”不太可能是介詞，輕讀的“來、去”也不可能是動詞。比較合理的分析是把“搜索到、沉浸到”等看成一個結構，“來、去”另外處理。

IV. “V出…來”格式的性質

傳統的說法認為在“馬上拿出事實來”中“事實”是“拿出…來”的賓語，是插在補語“出來”中間的⁸⁾。我們看一下下面的例子。

- ① 他拿出一本書來。
- ② 他拿一本書出來。
- ③ 他拿出來一本書。

這裏我們看賓語“一本書”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堅持傳統看法的語法學家根據這種例子，斷定在例①中賓語“一本書”是插在補語“出來”中間的。但我們要知道“拿出事實來”根本不能改說成“拿出來事實”。再例如：

畫(不)出梅花/*畫不出來梅花/畫不出梅花來

畫(得)出梅花/*畫得出來梅花/畫得出梅花來

這些句子中，“出來”不能擺到“梅花”前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能說這“梅花”是插入複合趨向補語“出來”中間嗎？這種例子實在太多，所以我們認為黃伯榮

8) 參見黃伯榮先生著〈詞組研究中的一些問題〉《語言文字論集》，廣東人民出版社，第54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4。

先生的“拿出事實來”不一定是實語插在補語中間的。

我們在第三節中考察了“V到…去(或來)”、“V到”的問題。這裏的兩個“V到”都是一樣的結構。站在語言的系統性、規律性⁹⁾上可以推測說：“拿出…來”、“拿出…”中的“拿出”也應該是一樣的結構。請看下面的例子。例如：

- (1) ①…去替你揪出這個人。(《慾望手槍》p.228)
 - ②他便從小包裹拿出一隻手機，…(《慾望手槍》p.232)
 - ③我再也沒說出一句話。(《情傷》Ap.279)
 - ④後來又分析出一種借代意義的引申。(《漢語詞義引申導論》p.1)
 - ⑤文天尼擡起頭，看看樹上的…(《慾望手槍》p.399)
 - ⑥…便想起給老K打個電話。(《慾望手槍》p.239)
 - ⑦他們會談起他。(《情傷》Ap.235)
 - ⑧我臉上會蕩漾起得意的笑容。(《情傷》Ap.280)
- (2) ①但也能說出一些來。(《漢字學概論》p.106)
 - ②輕聲地笑出聲來，…(《情傷》Ap.211)
 - ③她要做出一種姿態來。(《情傷》Ap.238)
 - ④有時從中可以找出一個中心意思來。(《漢語通論》p.543)
 - ⑤梔子擡起頭來，看了潘先生一眼；…(《情傷》Ap.224)
 - ⑥她忽然記起她在前幾天胡亂按電話時遇到的一個很健談的先生的電話號碼來。(《慾望手槍》p.3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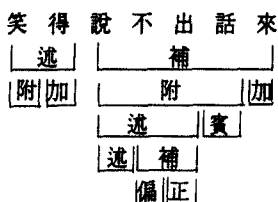
這裏(1)的例子沒有“來”，(2)的例子都有“來”。“拿出一隻手機”，“拿出一隻手機來”都可以說。在這種情況下，依據傳統的說法，我們不能不採取兩種語法規律去分析這兩個句子。把“拿出一隻手機”分析成“拿出+一隻手機”，我們都沒有異議。問題是“拿出一隻手機”後頭出現“來”時，他們把“拿”與“出”分開來，說“出來”是“拿”的補語，而“一隻手機”是插在補語“出來”中間的。我們認為這種分析法有問題。

我們都知道離合動詞的情形。它們合則為動詞，分則為動賓詞組。“起來”為什麼合用時與分用時都一樣當補語呢？再退一步說“起來”是補語，也有問題。因為在漢語中一個成分中間插上別的成分的例子是沒有的。因此我們推測在“

9) 參見許余龍先生編著《對比語言學概論》，第46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4。

擡起頭”與“擡起頭來”中，“擡起頭”是同一個語法結構。再看“第一步應切分出連動短語來，第二步再切分出兼語短語：…（《新編現代漢語》p.368）”這一句子。這裏的“切分出連動短語來”、“切分出兼語短語”中的“切分出”應是一樣的結構，分別帶賓語“連動短語”和“兼語短語”。現在我們根據這種觀點把“拿出一隻手機來”中的“拿出”分析成一個結構，而把“來”看成跟它前面的整個成分發生關係，這樣語法分析就會顯得簡潔明了。

一般的複合趨向補語在變成可能補語後，兩個音節都不再讀成輕聲¹⁰）。在“拿不出一本書·來”、“說不出話·來”中，如果“出…來”，是複合趨向補語的話，都不能輕讀。但這裏的“來”一律輕讀。再者，“拿不出”，“說不出”中“不”的前後沒有語音停頓，如果要帶賓語的話，賓語只能位于可能式後面¹¹）。因此，我們猜測“拿不出、說不出”應是同一個結構。這時句末的“來”應該跟整個謂語發生關係。故房先生把“笑得說不出話來”分析為¹²）：



郭振華先生¹³⁾認為介詞之後可以有停頓，可以插入“了”。據我們觀察介詞之後確有停頓，但介詞之後都可以插入“了”，這恐怕不屬實。“到、在、向”後面都可以插入“了”，而介詞“自、于”後面就不能插入“了”。介詞後面如果插入“了”，其意義就很大。在“住在了北京”中，“在了北京”如果是補語的話，就會出現兩個問題。一是介詞後面不能出現“了”，二是“在了北京”不成話。因此在“住在了北京”中，“住在”可看作一個述補式複合詞，也可看作是述補短語。“等到天亮，走到車站”等也應做同樣的分析。這一問題也可能牽涉到“複合趨向補語”問題。

劉月華、潘文娛、故韓先生¹⁴⁾說：

(4) 謂語動詞後有複合趨向補語又有賓語時，“了”有以下三種位置：

- A. 動詞+“上”類字+“了”+賓語+來/去
- B. 動+複合趨向補語+“了”+賓語
- C. 動+“了”+賓語+複合趨向補語(用得較少)

①他從書包裏拿出了一本書來。

他從書包裏拿出來了一本書。

他從書包裏拿了一本書出來。

賓語為存現賓語時，“了”只有A、B兩種位置：

②這時從車上匆匆地走下了一個人。

這時從車上匆匆地走下來了一個人。

劉月華等先生認為，複合趨向補語“起來”、“出來”中間還可以分別插入“了你的蓋頭”、“了多愁善感的小姐”。但時態助詞“了”與賓語可以一起插上複合趨向補語中間這種觀點是有問題的。下面看一下這種例子。例如：

①掀起了你的蓋頭來。(《慾望手槍》p.282)

②但是老通寶立刻想起了春蠶時候自己家和荷花的宿怨來。(《社會小說》p.112)

③…便又提起了這話來。(《社會小說》p.152)

④那樣的娘老子居然生出了多愁善感的小姐來。(《陌生世界》p.79)

⑤暴露出了戀愛時受壓抑的真面目來。(《男人這東西》p.200)

13) 參見郭振華先生著《簡明漢語語法》，第115頁，華語教育出版社，2000，3。

14) 參見劉月華、潘文娛、故韓先生著《實用現代漢語語法》，第370頁，商務印書館，2001，5。

- ⑥支支吾吾地說出了更駭人的消息來，（《社會小說》p.55）
 ⑦好容易從那乾涸的河裏掙起了渾濁的泥水來，（《社會小說》p.132）

我們參看《進明中韓大辭典》，就會發現它把“掀起”、“想起”、“提起”看成詞，而把“生出”、“說出”、“車起”等看成詞組。實際上這兩組的結構是一樣，都是述補結構。差異在於：“掀起、想起、提起”常用而先變成詞而已。在這種情況之下，分析“掀起了…來”、“想起了…來”、“提起了…來”等時，硬把已變成詞的“掀起、想起、提起”拆成爲“掀+起了…來”、“想+起了…來”、“提+起了…來”是不合乎語言的實際情況的。

宋玉柱先生根據停頓和“了”的出現位置，認爲“我們走在大路上”，“我們走在了大路上”中“在”是跟它前面的動詞構成一個結構¹⁵⁾。這種分析是很有道理的。這種觀點可以用來解決我們的問題。在“掀起你的蓋頭來”中語音停頓不在“掀”與“起”之間，而在“掀起”與“你的”之間。如果出現時態助詞“了”，是出現“掀起”之後，而不是“掀”與“起”之間。因此我們認爲“掀起了你的蓋頭來”這句中“掀起”是一個結構，不能分開的。這實際上不僅只跟“起…來”、“出…來”這一類型有關係。此外，“V到”這種結構後面也可以出現“了”。例如：

- ①那種疲勞早飛到了九霄雲外去了。（《黑欲》p.348）
 ②有個叫趙磊的同級生把她背到了保健室去。這個美談，很快就傳到班來了。（《少女秘密日記》p.14）

以上例子中“去、來”也可省去，而句子基本意思不變。那麼將這裏的“飛到、背到”看成一個結構就比傳統說法好得多。特別是這種類型的句子中出現“了”，告訴我們“飛到、背到”等已構成一個結構而“了”是直接跟這種結構發生關係的。

VI. 層次分析與“來、去”

傳統的說法認爲在“買回一本書來”中，“回來”是補語，而“一本書”是插在複合

15) 參見宋玉柱先生著《現代漢語語法論集》，第147頁，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6. 6.

趨向補語中間的¹⁶⁾。我們都知道“買回一本書來”中“了”可以出現在“買回”與“一本書來”中間。這顯示出“買”與“回”的緊密性。至於“來”，它不跟“回”直接發生關係，而跟整個謂語發生關係。下面圖解一下：

買 回 一 本 書 來。



駱小所先生¹⁷⁾說：

辨認多項狀語和複雜的單項狀語也應從結構層次和意義關係上區別。例如“總理滿面笑容、英姿勃勃、目光炯炯地走進房來”不能分析為“總理〔滿面笑容〕、〔英姿勃勃〕、〔目光炯炯〕地走進房來”，因為“滿面笑容、英姿勃勃、目光炯炯”是聯合短語充當狀語，是作為一個整體來修飾限制中心語的，與中心語“走進房來”是一個結構層次上的直接成分，應分析為：總理〔滿面笑容、英姿勃勃、目光炯炯〕地走進房來。

以上我們考察了駱小所先生的觀點。我們注意頓號的用法就能看出駱先生的觀點很有道理。即“(滿面笑容+英姿勃勃+目光炯炯)+地”。我們能不能把這種道理用到我們的問題上呢？

房玉清先生¹⁸⁾說：

“來”前頭也可以是兩個帶“起、出、上”等結果補語的述賓式動賓短語。例如：

果然，省裏開會的時候梁有志發言指責起下級、指責起群眾來了。(王蒙)
你們這些人都是世俗之見，那裏眼裏識得出真偽，心裏分得出好歹來？(曹雪芹)
只有一樣他來不及，他作不上詩文，畫不出梅花或山水來。(老舍)

“來”前頭也可以是兩個帶“起”和“出”的述賓式動詞短語。例如：

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却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魯迅)

房先生舉的例子“指責起下級、指責起群眾來”中，“指責起下級”與“指責起群眾”是並列結構，“來”應該跟整個謂語有關係而不僅僅與“起”發生關係。即應分

16) 參見駱小所主編《現代漢語引論》，第216頁，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7。

17) 參見駱小所主編《現代漢語引論》，第221頁，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7。

18) 參見房玉清先生著《實用漢語語法》，第466頁，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6，3。

析爲“(指責起下級+指責起群眾)+來”。再例如“…，發出熱、射出光來”(《愛迪生》p.146)中頓號(、)所連接的是“發出熱”與“射出光”而“來”是跟整個“發出熱、射出光”有直接關係而不跟“出”直接發生關係。即應分析爲“(發出熱+射出光)+來”。其他的例子都可以類推。由此可見，這一類型的語法分析一定是考慮了層次問題的。

連詞一般連接同一種成分，例如在“你中文如果有聽不懂或是看不懂的地方，…”中，連詞“或是”連接的是“聽不懂”和“看不懂”。同理在“他拿出一本書還是拿出兩本書來”中，連詞“還是”連接的是“拿出一本書”與“拿出兩本書”(19)。這裏的“來”不但跟“拿出一本書”有關係也跟“拿出兩本書”有關係。依據這種觀點分析“他拿出了一本書來”的話，應是：

他 拿 出 了 一 本 書 來。



在“她坐在院中，會突然無緣無故拍起大腿迸出幾句桂戲來，大概她又想起她從前在桂林的風光日子以及她的那些乾女兒們來了”中，前一分句中的“拍起大腿迸出幾句桂戲來”中的“來”實際上跟“拍起大腿迸出幾句桂戲”有關。再者，其後一分句中的賓語特長。這麼長的賓語實際上跟它前面的“想起”直接發生關係。“來”是跟整個述賓結構有關係。依據《進口中韓大辭典》，“想起”已經詞化，這更支持我們的觀點。

林燾先生(20)說：

爲了進一步說明這種看法，再比較下面這兩組句子：

拿一本書·來。	搬一把椅子·去。
拿出一本書·來。	搬·進一把椅子·去。
喝水·來。	找朋友·去。

這六句話的“來”和“去”都放在句尾表示全句的趨向。不同的是“拿……·來”“拿出……·來”“搬……·去”“搬進……·去”可以說成“拿·來……”、“拿·出·來……”“搬·去……”、“搬·進·去……”，而“喝水來”、“找朋友去”不能說成“喝·來”

19) 參見房玉清先生著《實用漢語語法》，第251頁，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6，3。

20) 參見林燾先生著《語音探索集稿》，第5頁，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0，8。

水”、“找·去朋友”。

不管這六句話的“來”和“去”來源是否相同，它們在這六句話裏的作用應該說是一樣的。它們放在句尾表示全句的趨向，而且永遠輕讀，性質已經接近於語氣詞。

林燾先生不贊同傳統說法而把這些來源不完全相同的例子分析為同一個結構，還主張“來、去”是表示全句的趨向，性質已經接近於語氣詞。有趣的是它們不是只表示趨向的。

房玉清先生說這裏的“來、去”是動態助詞²¹⁾。如果就整個這一類型句子中的“來、去”而言，情況並不簡單。請看下面的例子：

- ①你們是念書來了，還是來玩兒來了？（《實用現代漢語語法》p.803）
- ②誰叫俺沒有本事給他生一個兒子來？（《慾望手槍》p.443）
- ③我寫信請他派來一位代表來。（《漢語口語語法》p.221）
- ④他們就下了車來，擠在人堆裏慢慢地挪。（《情傷》Ap.327）
- ⑤把所有的辛酸和痛苦都吞到了肚子裏去。（《由慢跑進入馬拉松》序言）
- ⑥去江南投奔他暗戀二十多年的一個大學女同學去了。（《情傷》Ap.273）
- ⑦他就去開會研究如何爭取貸款的問題去了。（《實用現代漢語語法》p.480）
- ⑧孩子他媽走姥姥家去了。（《情傷》Ap.355）
- ⑨他回家探親去了。（《進明中韓大辭典》p.1481）
- ⑩他這才抹了泪去，大口大口地吃麵。（《情傷》Ap.407）
- ⑪小張到哪兒去了？你問我，我問誰去呀？（《實用現代漢語語法》p.804）
- ⑫便被送去解剖室裏去了。（《底層女人》p.304）

以上的這些例子，它們中的“來、去”跟“拿出一本書來”、“搬進一把椅子去”中的“來、去”都念輕聲，都直接跟整個謂語發生關係。因此，它們在語法分析上應屬於同一個層次，都是助詞或特殊的語氣詞。不同的恐怕只是其語法意義，我們擬另文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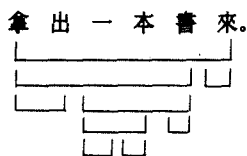
21) 參見房玉清先生著《實用漢語語法》，第250頁，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6，3。

VII. 結論

詞是固定的能自由運用的一種造句單位。一般來講，詞是形式和意義都固定化的造句單位。但有些詞如離合詞，可以分開來用。例如：“鞠躬→鞠了一個躬”、“幫忙→幫他的忙”、“游泳→游完了泳”。分開來用時，它們不再是一個詞，其語法分析有了變化。我們不能說“鞠…躬”、“幫…忙”、“游…泳”是一個詞，中間分別插進了“了一個”、“他的”、“完了”。至於“拿出一本書來”，傳統說法却認為“拿出”的“出”不再跟“拿”發生直接關係，而跟一個被“一本書”隔開的“來”構成一個結構。這種語法分析恐怕不太合理。我們基本上贊同林燾、房玉清等先生的見解，理由有三。

1. 一個語法成分挿入另一個語法成分的說法是不合理的。
2. 複合趨向補語的可能式中，複合趨向補語都還原讀成原調，但“拿不出一本書來”的“來”輕讀。
3. “了”可以出現在“拿出一本書來”的“拿出”後面。

根據以上理由，我們認為“拿出一本書來”、“搬進一把椅子去”中的“拿出”、“搬進”是一個結構，這裏的“出”、“進”不跟它們後面的“來”、“去”發生直接關係，而跟“拿”、“搬”發生直接關係。其實這裏的“來”、“去”是整個謂語的一個組成成分。其結構分析應該是“拿出一本書+來”、“搬進一把椅子+去”。因此，複合趨向補語很可能是可分可合，合則一詞，分則二詞的。例如：



從層次分析來看，“出”與“來”不是處在同一層次上而是在不同的層次上。如果將“出…來”看成複合趨向補語，當中挿入實語，那麼層次分析就會遇到麻煩。這種“來”、“去”可以說是助詞，也可以說是特殊的語氣詞。就這種類型的句

子來論的話，它們的語法功能是相當複雜的。

【參考文獻】

- 一凡,《少女秘密日記》,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北京,1991.
王心麗,《陌生世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2000.
茅盾,《社會小說》,上海文藝出版社,上海,1995.
宗仁發 主編,《情癡》A,時代文藝出版社,長春,2002.
宗仁發 主編,《情癡》B,時代文藝出版社,長春,2002.
馬景俞 主編,《漢語通論》,江蘇古籍出版社,江蘇,2002.
亞歷山大·庫普林,《底層女人》,時代文藝出版社,長春,2001.
梅哲,《別拿隱私當回事》,新世界出版社,北京,2002.
張玉金·夏中華,《漢字學概論》,廣西教育出版社,廣西,2001.
郭錦桴,《綜合語音學》,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建,1993.
康寔鎮 編,《進明中韓大辭典》,進明出版社,漢城,1993.
渡邊淳一,《男人這東西》,文化藝術出版社,香港,1998.
張斌 主編,《新編現代漢語》,復旦大學出版社,上海,2002.
趙元任,《漢語口語語法》,商務印書館,北京,2001.
黎金 編寫,《愛迪生》,少年兒童出版社,上海,1978.
劉斌·張樹國 主編,《黑欲》,時代文藝出版社,長春,2001.
劉月華·潘文娛·故韓,《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商務印書館,北京,2001.
衛慧,《慾望手槍》,今日中國出版社,北京,1998.
聯廣圖書公司編輯部,《由慢跑進入馬拉松》,聯廣圖書公司,臺北,2001.
羅正堅,《漢語詞義引申導論》,南京大學出版社,南京,1996.
韓國外國語會社編輯部,《中國話》第二集,韓國外國語會社,漢城,1995.

【國文提要】

전통 학설에서는 복합방향보어 “出來”, “起來” 사이에 빈어가 올 수 있다고 본다. 즉 “我拿出一本書來”의 경우 복합방향보어인 “出來” 사이에 빈어

“一本書”가 삽입되어 있다고 분석한다. 그러나 이런 학설에 이견을 제시하는 학자들이 갈수록 늘고 있다. 그 대표적인 학자가 林壽, 房玉清, 駱小所 선생 등이다. 이들 학자들이 “我拿出一本書來”의 경우 “出來”를 한 단어로 보지 않고 “拿出”를 한 단위 ‘사 혹은 사조’로 본다. 필자가 이들의 학설을 지지하는 가장 큰 이유는 “了”의 출현 위치이다. 예를 들면:

- ①掀起了你的蓋頭來, …(《慾望手槍》 p.282)
- ②那樣的娘老子居然生出了多愁善感的小姐來, …(《陌生世界》 p79)
- ③暴露出了戀愛時受壓抑的眞面目來。(《男人這東西》 p.200)
- ④支支吾吾地說出了更駭人的消息來…(《社會小說》 p.55)
- ⑤但是老通寶立刻想起了春蠶時候自己家和荷花的宿怨來。(《社會小說》 p112)
- ⑥好容易從那乾涸的河裏車起了渾濁的泥水來, …(《社會小說》 p.132)
- ⑦…便又提起了這話來。(《社會小說》 p.152)

여기서 “了”의 출현 위치는 이미 “起”가 더 이상 문장 끝의 “來”와 직접 관계를 갖는 것이 아니라 그 앞의 “掀, 生, 暴露, 說, 想” 등과 직접적인 관계를 갖음을 나타낸다고 본다. 특히 ①⑤⑦의 “掀起, 想起, 提起”는 이미 《進明中韓大辭典》에서 사로 보고 있다. 따라서 이 경우 “掀起了…來”, “想起了…來”, “提起了…來”를 “掀+起了…來”, “想+起了…來”, “提+起了…來”로 분석하는 것은 합리적이지 못하다. 이때의 “來”는 林壽, 駱小所, 房玉清 등 선생의 견해처럼 위어전체와 서로 관련을 갖는 것으로 볼 수 있다.

【主題語】

複合趨向補語, 述補結構, 系統性